

在山顶数星星

张存

鄞州的杖锡，一到春天，千树万树的樱花次第开放，似乎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

春天过去了，夏天在此起彼伏的蝉鸣中不约而至。没有了烂漫的樱花，去杖锡做什么呢？朋友的一句话打动了我：樱花固然妖娆多姿，夺人眼球，但在山顶数漫天的星星，也别有风趣。

能在山顶数漫天的星星，的确非常有意思。这个意思可能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那就是回到童年的时光。人是回不去了，但记忆是可以复制和营造的。试想：在那个时刻，一切纷扰都放下了，只留一颗童心，与天宇间的群星对话，该是何等的愉悦和舒心。

十八弯的盘山公路，开得回肠荡气，最后稳稳地在周公宅水库旁落脚。坐在车上的我们，是文学的这条红丝线，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。平时，都忙于生计，忙于家庭，忙于寻找各自的生活目标，在一起的机会很少，这样的炎炎夏日，能来杖锡一趟，他或她，是否与我有着同样的心境？是否也想做一做那大山间数星星的人？

车上的男女，是不寂寞的，知道如何来打发闷热的路途。唱歌，从《我和你》到《一剪梅》再到《把根留住》，甚至《小小竹排》和《童年》也有人应和。一路笑，一路歌，将心中的浮躁和季节的不适，来一回彻底的宣泄。五音不全、漏词忘句，有什么关系。在歌声中，时间仿佛缩短了，人心不再有莫名的焦虑和不安，渐渐地下沉，下沉，变得宁静。车外的热浪依旧，我们却似乎没有了初时的骚动。

这是一家山顶上的山庄，名曰“慕天”。这里面一定有着动人的传说，有待细细揣摩，暂且不去深探了。山庄里有水池，有盆景，有四季不同的风景。走廊的墙壁上，是宁波书画家的作品，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内涵。楼梯口的拐角处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观光平台。

平台上搭有钢棚，下面置几把藤椅、八仙桌，还有木质的摆椅，人坐在上面，荡来荡去，十分的罗曼蒂克。站在水泥栏杆旁俯瞰，周公宅水库的全貌尽收眼底。水库如一条银色的带子，在绿树间时隐时没，不远处的群山和农家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还有丛林里不知名鸟儿的啼声，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陶翁笔下的世外之地。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拍照，发微信。

我们在山民的家中，品尝到了真正的农家菜。盐烤土豆、清水毛豆、腌冬瓜、白斩鸡、水煮花生，菜一上来，就马上被十几双筷子一抢而光，真正的“光盘行动”，我们不仅仅是品尝菜肴，更是对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妒忌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好有诗情画意，又是奢侈，可遇不可求的。这犹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，城内的人想走出来，城外的人想走进去。说的是婚姻，可生活中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。这似乎没有答案，可分明都懂。

农家的菜园，泥土的气息，心情也变得湿润，有点甜意，回味无穷。翠竹在山风中摇曳，送来丝丝幽香，荡人心肺。

山中的落日，美得使人颤抖，心儿仿佛要从胸膛跳跃出来。圆盘似的晚霞，滴血的红，映得云儿也如羞红了脸的姑娘，叫人眼馋。

暮色四合的夜，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漆黑的苍穹，有无数的星星闪烁。月儿圆圆，照着山林，还



有山林中的我们，那样的清澈。我们四下里找了椅子来坐下，开始天南地北地聊天，文学和天气、男人和女人，话题一旦展开，就拉也拉不回来。开始，还不敢过于放肆，扮的一副文人的模样，也许是说得太过投机，也许是夏日的催化作用，几个大老爷们都脱了衣服，袒胸露臂地坐着聊“山海经”，当然还是和文学有关。这样的时刻，仿佛一切的烦恼都抛之脑后了，轻松而快乐，有人还唱起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悠扬的歌声在山谷间回旋，余音不绝，特别感怀。

我抬头，漫天的繁星如同一双双明亮的眸子，我在心中默数：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……怎么也数不过来。想起小时候，和祖母、外祖母等一些老人在外面乘凉，那时的天好高哦，星星好多哦，我趴在老人的膝盖上，斜着眼，数天上的星星，老人总会边用蒲扇为我赶蚊子，边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星星怎么数得清？”我就是在数着星星的时候，进入甜甜的梦乡。两位老人都已经故去多年了。她们的话语却仿佛还在耳边，特别的想念和感怀。

能和朋友们一起，在山顶上数星星，这是缘分。如今，久居城市的我们，已经有很长时间看不到漫天的星星了。城市变美丽了，而童年的记忆却越来越模糊。

我们坐到很晚，还不舍得回去休息。金家二姐妹索性躺到摇椅上，假寐。四周静极了，只有人模糊的影儿在眼前晃来晃去。我记起以前看过的一则故事。有一回，黄永玉夫妇和黄苗子、郁风一起到意大利。在威尼斯，郁风和黄永玉同时想到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小歌剧《月明之夜》的一段歌词：“……爱唱歌的鸟、爱说话的人都一齐睡着了。”前头那句是什么呢？两人轻轻唱了毫无结果，郁风上街去了，五分钟后，忽然弯腰笑着回来，说走到半路想到了：“爱奏乐的虫！”

想着这个远去的故事，看看周围的朋友，便觉得温暖。这时的星星，一定在眨着眼睛，看我傻傻的模样！

幸福的小镇

江根梅

读雪小禅的《南方小镇》，有一种迷离的禅意，她说：小镇，有一种前世今生的气息，今生住在小镇，是一种福气。刚好我就住在这样的小镇里，深深的巷，旧旧的街，斑驳的老墙，自由延伸的绿篱，还有长满花草的院落，那么安然，那么和谐，走在其中，安静而又空灵。

初夏的小镇，阳光饱满，雨水充沛，空气中有花的香郁和草木的清新。推窗看去，阳光正从对面屋顶的亮瓦下倾泻而来，温暖而明亮。一只鸟在庭院里自由觅食，我注视着鸟的羽毛，素色轻薄而灵动，在光线的照射下，显得特别宁静和温柔。喜欢小镇这一刻的幽静，大凡这时候，多半会搬把木椅，泡一壶茶，把所有的俗事关在门外，然后安静地等待，等待心灵澄净，等待一种声音的贴近，比如花草开放的声音，细细的、碎碎的，犹如一层层薄浪追逐着、摇曳着、绵延着，最终遗失在这静与动的喧哗里，不知身在何处。

小镇给人的感觉安详而闲适，它的格局类似于井字形，二横二纵的四条道路，中间的巷陌摇曳着伸展开来。青石小路、木质楼房、石头窗花、白墙黑瓦，就像是一幅水墨画，两侧斑驳的墙壁挂满葱绿的青藤，偶尔会有几声清脆的鸟鸣在清晨薄雾中婉转啼鸣。一个人，可以走、可以停，也可以再走再停，没有更多的声音，幽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，遇到个挑着担子的老伯，一身对襟的灰衣灰裤，吆喝声长长的，在小巷里飘来荡去。

生活在小镇的人们大都是安逸的，他们守着自己的家园，平淡的眼神，朴素的衣衫，缓慢的步伐，路过某个院落，会发现里边的人，或坐在旧式的藤椅上打着毛线，或坐在庭院的一角剥着豆荚，或用水桶在水井里打水，时光在这里变得缓慢而从容，这里没有特别浓郁的商业气息，却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，那些从田野里收割回来的农作物被置放在庭院的一角，豆秆、棉花秆、小麦秆，以及丝瓜、南瓜，安静地相处在一起，淡淡地散发着植物的清香，人们善良、热情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喧哗，只有岁月沉淀后营造出来的质朴和气度。

清闲的日子，在小镇的古桥石级走走，桥是那种拱形的石桥，有些年代了，桥面略有破损，但并不影响人们的视线，反而有种年老的沧桑。桥下的流水虽没有以前的清澈，但桥边的绿树、花草，连带着水里丛生的水草，掩映得桥下水碧碧的。古桥那么苍老，临水一排木屋，窗子半遮半开着，那飘逸的纱窗，偶尔会让人想起什么。有人蹲在河边，一柄渔竿，自得其乐，那些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从桥头半拖着车子上来，偶尔响起笑声，清脆而生动。

某个夜晚，小镇的步行街灯火通明，这里充满烟火味，几个铺子里堆着各种各样的首饰、彩巾、胭脂、发夹，都是时兴的小玩意，看上去五彩斑斓的，给人一种喜庆和热闹的感觉。穿过起伏的人群，便是小镇唯一的图书馆，那是最让人流连的去处，白色的建筑小楼充满梦幻，楼里装满了旧书和新书，那种书香的味道让人迷恋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手执一书，让自己一点一点地沉进去，然后慢慢地溢出欢喜。

南方有嘉木，这是诗经里的话，很美，亦很动人，而我所在的小镇也同样有这种不动声色的美，它充满了无限的况味，不豪华，不张扬，也不让我感觉到喧嚣和杂乱，它的气息、它的格调与我如此兼容，我想，在这样的小镇里生活，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幸福！



本版摄影

贝米 总第5666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A19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28

我一听这话心领神会，说困难，那就是资金还没到位，我兜里还剩下两张100美元，干脆一口气拿了出来，直接说：“是的，我很理解你们，确实是这样，这个给您，就当给孩子买奶粉的。”

他接过美元，笑了：“伊拉克人和中国人还是好朋友，你看着吧，这场战争打起来，就不会轻易结束。萨达姆不会投降的！我们的总统绝对不会投降！美国人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”

我赶紧打蛇随棍上：“对！美国人就是霸权主义！”一些只在电视剧里看过的革命口号，就这么自然地脱口而出。

站长先生看上去终于足够满意了，他打开抽屉，把里面的各种印章，次第拿出来看看，说：“把你那两个同事都叫来。”

我赶紧把冀惠彦跟杨小勇都叫了进来，他依次打量着他们：“密斯特杨，密斯特冀——”终于拿起笔在

一张表格上写着什么，然后拿着三本护照跑到隔壁屋，过一会回来递给我们说：“OK，你们可以去巴格达了。”

我还有点不放心，别稀里糊涂地被蒙了，赶紧当着他的面把护照翻开，看着上面那个“准入”的印章，心里如释重负，欣喜不已。

天已经开始蒙蒙亮，我们仨拿着盖好章的护照，跳上车，出了检查站，在路边的加油站加了点油，一路加足马力直奔巴格达。

剩下的800公里，我们不停地赶路，当曙光渐亮，东方既白，再次与熟悉的伊拉克见面时，我们才发现，我们赶上了2003年整个中东地区最严重的一次沙尘暴。路上的能见度不超过300米，司机端着方向盘，凑在鼻子跟前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挡风玻璃，小心翼翼地开着。

整条高速公路，灰蒙蒙一片，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息，就如同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一切，就如同我们行将见证的一切，就如同所有挣扎在痛苦混沌之中，不知明天何处的命运。

黄沙蔽日，风雨交加，在这样躁狂而多变的天气里，我们一路搏命狂奔，终于在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2点，抵达巴格达。

一路上，随处可见战争给这片热土带来的泣血创口。进入伊拉克大约500公里，就能看到许多被炸毁的汽车瘫在路旁，从车型来看，既有军队用车，也有平民的汽车。不久前在新闻里看过的，那辆被美英联军误炸的叙利亚长途大巴，也跃入了我们的视野。那次误炸造成了五人死亡，十人受伤，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很大争议。

大巴车烧毁后的残骸还留在约伊高速公路的桥梁上，那里炸出约十米直径的大洞，钢筋狰狞地裸露着，像是怪兽的利爪。旁边只剩下约一车宽的通道，我们的车只能沿边顺溜，小心翼翼地开过去。车子勉强通行后，我们赶紧跳下来拍摄，我还做了现场的解说，这些场景，便是这场战争的真实细节和历史见证。

离巴格达大概只有100公里时，沙尘暴有所收敛，车也能稍微开得顺畅一点了。道路两旁挖了许多壕沟，沟里灌满点燃的石油，冒出浓密的黑烟。冀惠彦告诉我，伊拉克人希望用这些浓烟，阻挠美军飞机的轰炸和侦察。对于美国高精尖端的武器而言，这样原始的抵抗，只能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壮感。我们的吉普车，碾碎这些迷惘的黑烟，冲破漫天的黄沙，驰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，冲向战区，让这种悲壮感愈发浓重起来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